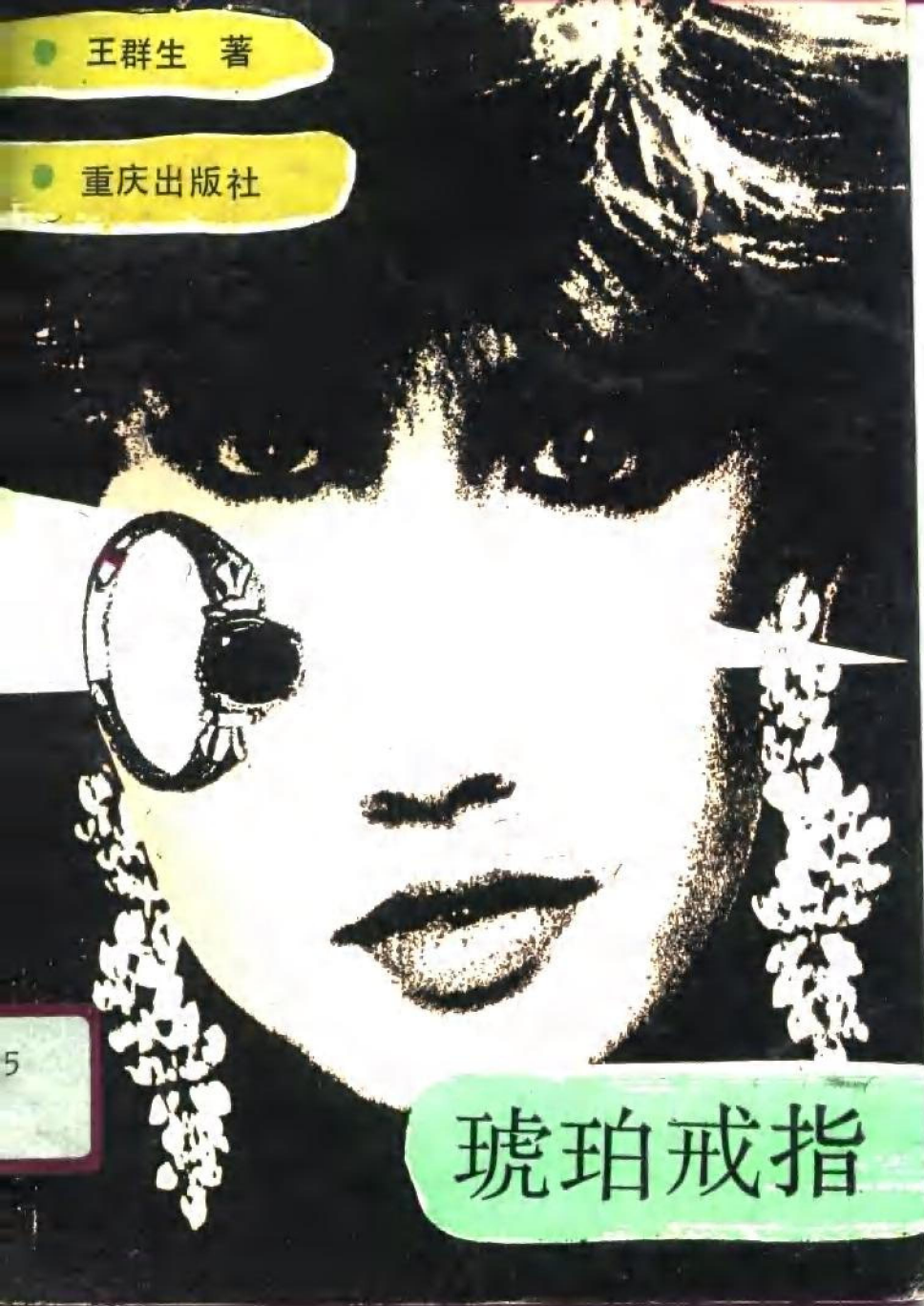


● 王群生 著

● 重庆出版社



琥珀戒指

责任编辑 裴小慧
封面设计 璽 璽
技术设计 寇小平

王群生 著
琥珀戒指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6 字数187千
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

*
ISBN 7-5366-1111-0/I·201

定价：4.25元



作者小传

王群生，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坚持走“浪漫主义加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热爱生活、拥抱时代，不辜负生育、抚养自己的中华大地与民族。

出生于1935年9月；1951年初，时年十五岁时抗美援朝参军入伍，在烽火战场即开始了笔耕生涯。1979年春从部队转业归渝，为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其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叙事诗《不平常的苹果》、《红缨》、《第三辈共产党员》、《新兵之歌》、《火凤》；中篇小说集《彩色的夜》；长篇小说《蓝宝石花》、《朋友，我爱你》、《情山梦海》、《雾都浪漫曲》、《血与火的恋歌》、《天国惊变》等。曾获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优秀文艺创作奖（三次）、济南军区优秀文艺创作奖（多次）、全国短篇小说奖、首届军事文学奖、四川文学奖（二次）、重庆文学奖。

现虽身罹癌症，但手术后仍挥笔不辍，一息尚存，将奋进不止。

读者诸君

以下奉献给你们的，是一首生活的赞美诗，也是一曲女性与母性的颂歌。

当你们有兴趣开卷，我相信你们会读至终篇……倘若你们掩卷沉思，无啻是对我这部作品的最大褒奖，让我预先致谢。

为了叙事、抒情的行文方便，我虚构了这个故事。小说毕竟是小说，万望从作品中寻找生活影子的诸君不要自寻烦恼。

——笔 者

目 录

第一卷	你来了	(1)
第二卷	心儿颤颤惊	(28)
第三卷	花前月下的追怀	(66)
第四卷	人格与尊严	(116)
第五卷	觅	(174)
第六卷	播种，并不为了收获	(225)
最后的回声	奉献者的沉思	(286)

第一卷

你来了

· 1 ·

他——郜真，刚从北京某新闻机关调来山城，在《山城日报》文艺部任副主任。这是位体态壮伟、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四十多个春夏秋冬，岁月的刻刀将他雕琢得楞角分明、神情肃穆；那眉宇间萦絮着的黯然忧戚之色，许是不久前夫妻离异的婚变所致吧？盖由于此，他才主动联系调回家乡，返回了这座阔别近二十三载，位于长江、嘉陵江会合处的大西南重镇山城。

山城，恰逢阳春三月，闹市中心解放碑的十字大街口，来来往往的车流辗着喧嚣的市声，染镀金灿灿的阳光，闪耀着七色的辉彩。春风，吹拂着路边街树上婆娑的枝叶；骄阳，

映照在夹街重山叠岭般的高层建筑，熙熙攘攘的彩色人流，则涌满在十字街头四路八侧的人行道上，瀑布样分泻、奔突。

此刻他代表《山城日报》文艺部，要到会仙楼宾馆十三楼会议室，出席市作家协会召开的一个有关散文创作的座谈会。

迎面，你走来了。

你——艾丽，山城歌舞剧院的首席女提琴手，曾在巴黎国际音乐大赛上为中国争得过荣誉，获得小提琴演奏第一名，得到一枚金质奖章，算是中国乐坛、也是山城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了。此刻，你身着绛红、墨绿大花相间的薄绸连衣裙，腰际束着一条金属环扣闪亮的腰带，显衬出丰满的胸脯高耸，婀娜苗条的身段。那橙红、透明的一串玛瑙珠链围在你的颈项上，益发辉映着你胸前、脖梗肌肤的白皙、细嫩。乌黑的发丝、梳作别致、秀美的发式高高盘在头顶；弯弯的细眉、清澈的双眸、突出的额头、眼角几线浅浅的鱼尾纹……使你这位异常美丽、妩媚，且已年过四十的女人，看上去依然具有少女的神韵、姑娘的风采。

“郅真!!真的是你吗……”艾丽你顿时睁着大大的两眼，张开红润的双唇，露出珠贝般的牙齿，踏着镀金、镂空高跟鞋的双脚在人行道涌动的人流中停了下来，满脸惊喜的表情刹那间仿佛凝冻。顷刻，你从惊喜交加的痴愣中清醒，耸了耸右肩上白色坤包的背带，用力拍着双手大声叫道，“天哪!是你、是你呵……”

“是我……丽丽。”郜真迎上前两步，紧紧握住了你颤颤抖抖伸过来的双手，然后将你拽出人流，双双面对面站在了一家商店布置华丽的橱窗旁。

哦！哦哦，原来你和他，艾丽与郜真，二十多年前是山城同一个学校、不同年级的高中同学。你与他的心中，都不会忘记往昔两人间纯洁的爱，不会忘记那初恋甜蜜的吻。

是的，你和他谁也没忘记，谁也不能忘记。在你的眼里，郜真今日更具备一个伟男子、大丈夫的风度、气质，浑身焕发着成熟美的辉光；而在他的眼中，二十三年的长别，艾丽竟没有丝毫变化，岁月这个魔术师在你身上仿佛失去了法力，你如当年一样窈窕、美丽。当初他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新闻系，去了首都。你则在两年后的高考中落榜，好在鳏身的父亲是山城歌舞剧院的首席小提琴手，你耳濡目染，从小就跟父亲学习拉琴，所以没有走早逝的母亲舞蹈之路，当了管弦乐团的一名学员。在十年动荡岁月之初，他也曾来山城寻找过你，可惜著名的老提琴师不幸辞世，孑然一身的你也随同歌舞剧院所有的业务尖子下乡接受“再教育”，双双未能见面。不久，他从老同学来信中得知，年纪轻轻的你，竟在农村嫁给了一位同时下放锻炼的西南美术学院的尖子教员，新郎比新娘整整大十一、二岁吧，艾丽你终于找到了爱的归宿，而摆脱了对初恋情人的思念。大概是七、八年前，你参加了巴黎国际音乐大赛载誉归来，北京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刊载小提琴演奏金牌奖得主你艾丽的照片与现场消息报道。就是在这一年，你在北京时曾鼓起最大的勇气，

去某新闻机关拜望他。可惜，那天郜真不在办公室，你未能与他相晤，只将一帧照片、一张便条，留在了写字台上。后来，他见了这帧照片确实感慨万千，这是你与你的儿子凯凯的合照。那时孩子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长得睿智、清秀，他与你并肩摄入镜头，真让人产生误会，照片上如其说是母子合影，倒不如说是姐弟合影更为确切。郜真久久端详这张照片，想发现其中的奥秘，为什么在儿子身边的你，依然显得这样年轻、娇美，这样稚气、迷人？他心中隐隐作痛了，情人当年的叛变……曾使他嫉忿若狂、痛不欲生，好些年受伤的心灵都得不到平静，直到前些年娶了位医院的护士，一个性格乖戾的老姑娘。自收到那帧照片、那张便条，又是七、八年过去了，你与他终于在这山城闹市街头的人流中邂逅、重逢。

你与他的目光久久对视，沉默，还是沉默，二十三年别后的多少话语，暂且在这无声的对视中激动地交流。

盈盈的泪水，模糊了这一对往日初恋情人的视线。

透过晶莹的泪影，他的目光落向仍握在自己手中的你的双手，看见了你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那枚镶嵌着一颗硕大椭圆型琥珀的黄金戒指。

郜真凝神注意观看，才发现棕黄、透明的那颗琥珀里，包容着一只形态生动、色彩鲜艳的小甲虫。许是几百、几千、几万年前树上滴下的一滴松脂，正巧落在了这只鲜丽夺目、生趣盎然的小甲虫身上，也是它不幸中之大幸，几百、几千、几万年后，甚或在这类虫种都灭绝了的今天，它仍在艾丽手

上戒指镶嵌的那颗晶亮、透明的琥珀里，保有着往昔栩栩如生的艳丽形态。他这才意识到这是枚结婚戒指，是你丈夫当年送给你作为婚姻的信物……不由心中一颤，嘴角牵起一抹令人难以琢磨的苦笑。

你查觉了郜真落在自己左手琥珀戒指上的冷然目光，忙将抖颤的双手从他的手中抽了出来，心情更是酸楚。

你与他双双默默地对视着，两耳不闻闹市的喧嚣，留给昔日初恋情人的只是一片阳光下的静寂。

“郜真！你……”最终，还是由艾丽首先开口，打破这久久恼人的沉默，“是来山城出差？”

“不。我已经调到《山城日报》工作了。”郜真轻声作答。

“哦！回山城照顾父母？”

“父母？他们早调回了山西省军区，现在都离休了，在老家安度晚年。”

“那……你为什么要求调来山城呢？”

“这……不知道。”郜真扑闪着坦诚、明净的双眼，没有回避艾丽直楞楞逼射来的目光。

你仿佛明白了什么，面颊不由蓦地绯红，心儿扑通通一阵紧跳。艾丽从郜真坦白的视线中像是探知了答案。二十多年前的情人，二十三年没有见面，但彼此的心都在遥遥地向对方探寻，超越了时间与距离的阻隔。而今，你——艾丽，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了；他——郜真，虽只是一般报纸的文艺版编辑、记者，但也是文坛上的佼佼者，几本散文集的问世，在广大读者中也享有一定声誉，所以岁月流逝、

星移斗转，你和他的名字在报刊、杂志上不断出现，相互于对方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看看，我真不该问。”艾丽抿嘴一笑，萦絮着泪影的一双长睫闪闪眨动，“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原因是没有的，行动就是一切。”

啊！他的心又是微微一颤。郅真此刻真不敢相信，自己面前、玻璃橱窗旁站着的竟会是二十多年前的初恋情人，尽管你当了人家的妻子、甚至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但却未曾将你催老，这确乎是生命的奇迹。或许是艺术家的特有气质、女人天生的修饰本能，才留住了你姣美的面容、窈窕的身段、阿娜的体态。可使他不解的，更因为你那保留在星眸、嘴角的淡淡微笑，还一如二十多年前一样甜蜜、一样纯真、一样痴情。他懂了，一颗透明的琥珀，能保存几百、几千、几百万年前生命的形态；一个多情女人的诚心，当然能永久保存具有无限魅力的笑。

当这一抹甜蜜、纯真的笑从你星眸中熄灭、从你嘴角边淡去，细心的郅真却发现牵在你眼边浅浅的鱼尾纹里，有几缕过度的劳累与忧戚的黯云。他的心，蓦地好似坠上了一块沉甸甸的铅砣。

“郅真！不简单哪，如今你成了大记者、名作家啦。”你扬了扬微蹙的双眉，努力驱逐笼罩在眉宇间的黯云，粲然一笑，“我读过你的作品，还有出版的集子。”

“是吗，那是很艰苦、很乏味的吧？”郅真歉然地耸了耸肩，皱了皱鼻头。

“哪会呀，我都挺喜欢。尤其是发表在《散文》月刊上的那篇《我的妻子，关于爱的回忆》，你写得既有深情，又有着高度含蓄的冷静。”

“怎么?!你也看了那篇……只怕你不会看懂我的苦衷。”

“看懂了。”艾丽微微颌首，嗓音有些颤抖，“从中我感到你与你妻子迟到的爱情，也许太突然、太意外了……能体会字里行间你不能尽言的苦楚。”

“谢谢。”

“我……预料得有道理吗?”

“不幸的是，完全被你所言中。”

“那……郃真，你可真是太值得同情了。”你绞搓着双手，那枚镶嵌琥珀的戒指金晃晃映着阳光在手上闪亮。当你表达对往昔恋人不幸婚姻关切之情时，自己心上的伤口也一阵阵隐隐作痛。艾丽再试探着深一层地询问，“这次……她也和你一起调到山城来了。”

“没有，也不可能再跟我调动、迁徙了。”

“那是因为……”

“一年前我和她已经解除婚姻关系，在法院履行了离婚手续。”

“嗬哟!!”你轻轻惊叹一声，双手抱在胸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虽然这是预料中的结局，但毕竟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场悲剧。

郃真接受着艾丽关切目光的抚慰，摇了摇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你和他，双双都无言了。马路上不尽的车流，传来引擎轰鸣的浑然合奏；身边，喧嚣的市声托着人的洪流，不休地缓缓涌动。

“悲剧呀！不可避免的悲剧……”郜真他再深沉地朝你直视，眼神是那样的冷静、凄凉，“可能自我离开山城……我就注定在爱情生活上要受到沉重的惩罚。”

“可那不是你的错呀！”艾丽几乎是大声喊了出来，随即又极力压低了嗓门，像是梦呓般向他语无伦次地喃喃诉说，“怪我……怪我，都怪我一个人。因为我……才是第一个背叛者……生活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第一个叛逆者是最可耻的……。”

郜真抬起右手，轻轻抚着艾丽臂膀，盯望着你泪水汪汪的双眼，仿佛又回到二十多年前，那初恋的一吻之情，仍荡气回肠地有力地向自己冲击。他心里完全明白，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如同淌下山岗的小溪，早已汇进了大川、江流，是再也不可能回头去寻觅那上游、支流的静静峡谷、幽幽山涧的。

“丽丽！我的事……怎么也怪不到你的头上，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郜真诚挚而恳切地劝慰着，却又没有更多的语言，忙将话题转了回来，“当初我就有所预感，不是爱情之树结的婚姻果子是苦涩的，后来……终于尝到了它更苦更涩的滋味。”他垂下了一双眼帘，嘴角牵起了一缕凄楚的苦笑，“幸好，我们没有留下孩子……否则，苦涩之祸，还会殃及后代。”

“别！别……别再往下说了。”艾丽伸出左手，堵向郜真的嘴边，泪眼朦胧地向他连连摇头。

那枚镶嵌着琥珀宝石的戒指，映着阳光金晃晃地在你左手无名指上闪亮。郜真向它瞅了一眼，好似迎面被谁击了一拳，忙将扶在你肩膀上的右手缩了回来，心中溢起了一阵犯罪感。犯罪感呵，虽在他的心头漾溢、鼓荡，但却体味到一种从来未曾感受到的甜蜜。

“嗯……你的丈夫……他还好吧？”为了打破这短暂的沉默，郜真才礼仪性地表示问候。

“好什么。他的脾性太古怪，跟美术学院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弄得很僵，我才通过熟人疏通，将他调到山城职工大学美术班任教，同时还兼着市工人文化宫的美术辅导课。他这个人呀……”浪漫色彩只是情人眼中的幻影，任何人都不能超尘出世，脱离人间的烟火气，所以你才如此真实地向他絮叨，让郜真相信生活对你的丈夫是如此的不公平，“真的，骗你是小狗。论他油画绘画技巧，论他对色彩的运用和感受，论他美术的修养与素质……他都应是山城、是国内，甚或应是国际画坛上的一位大画家……五十四岁，正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黄金时间。可他，离开了美术学院，连副教授的职称都没评上，更别提在山城美术界的地位了。同行们不承认他在美术创作上的成就……”

“哦！他的现状……不太理想。”

“简直糟透了。”他再也别想打断你大江泻浪般滔滔不绝的话头。艾丽对丈夫目前处境的不平，忿忿然形于容色，与

一般护短的妻子一样，尽力往外端着有力的论据，希望能得到郜真的认可，“你想想看，三十五年前，白凯还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习作油画《静谧的草地》，就曾参加布拉格举办的世界青年艺术博览会，获得银质奖章，作品如今仍收藏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美术馆。去年，我随山城歌舞剧院去西欧巡回演出时，曾将他的几幅小画带到了文艺复兴的圣地、世界美术之邦的意大利，深受佛罗伦萨东方艺术中心几位知名艺术大师的赞赏……所以，益发坚定了我的信念，白凯是一位怀才不遇、被埋没了的天才。作为妻子，我有责任帮助他获得成功，取得早就应属于他的声誉。郜真！你相信我的话吧？”

“信，丽丽！我相信。”

“二十年来，我们家小阁楼上，积攒了他各个时期的三、四百幅油画作品。摆不下，全都一幅摞摞在一起，有空来我家我让白凯抽一些代表作出来让你这位行家鉴赏、鉴赏。”

郜真急忙摆手，认真地推卸着：“不不，在美术上，我算是那门子行家。”

“来吧！白凯缺少知音，更需要别人的鼓励。他是个信心不足的人，在生活、事业上，都是个地地道道的弱者……”

“好的，有空我一定来。嗯，丽丽！”郜真觉得陡然变作贤良人妻的你，须臾间面对面与自己拉开了距离。他极不愿意再从你的口中，听到什么丈夫、什么白凯的唠叨，才一再打断你的谈锋，将话题巧妙地引开，“你的孩子哩，还在上学吧？”

听到郜真问起儿子，你娇媚的面庞顿时一亮，星眸闪闪、长睫眨眨，长吁一口气，兴奋地提高了嗓音：“小凯呀！他上学早，去年夏天就从华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分回了山城，在日用品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现在也挤在家里住。这样也好，便于他跟着爸爸好好学学油画。这孩子天资聪慧，可惜学的是日用工艺美术，若是他爸爸手把手好好教……”

由于他抬起左腕，瞅了一眼手表上的指针，你才嘎然停止了讲述，扬了扬一双细细的眉梢，冲郜真歉意地一笑。

“对不起！”郜真低声致歉，十分遗憾地表示，“我……正要去会仙楼宾馆，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

“不必客气，你快去吧。”艾丽语气急切地催促着，“看看我，说起来没个完。一定到家里来玩。我……还住在爸爸生前住的那间宿舍里，记得吧。”

“记得、记得，有空一定到府上拜访。再见！”郜真再与艾丽紧紧握手，深情地冲你点了点头，旋即回转身，朝人流中迈步走去。

郜真的身影，在艳艳的春日阳光下，汇进了十字大街一侧人行道上的彩色人流，影影绰绰，远了、远了，看不见了。

你仍木然站立在玻璃橱窗旁，痴愣愣地朝涌动的人流里久久呆望，心情难以平静。

他，眼下全国知名的作家、记者，往昔的情人，又蓦然闯进了你的视野，怎不叫你意惹情牵、思绪万端。你心目中珍藏的思念中的稚气情郎，饱经岁月磨炼，已经成长为这样

一条神色肃穆、体魄壮伟的铮铮硬汉。

啊！艾丽的视线中消逝了邵真的身影，眼望这满街、满道的车流、人流，心中怅然若失。你深知，你与他当初分离，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年轻的少女，并不懂得珍惜初恋的真情，何况那又是在非常时期、荒唐岁月……往后，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在无边的追念与悔恨里，才饱尝了命运对爱情叛逆者的无情惩罚。你才清醒地意识到这短暂的一生，自己真正爱着的只有这一个他。于是，你只有将自己全部的爱，给了比你大十多岁、并有着无数弱点的丈夫，给了你与丈夫婚姻生活的结晶——儿子。从此，你那颗女人的心，努力忘却着时时撞进记忆中的往昔，则与丈夫、与儿子的心拧在一起，成为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而让自己变作了真正的贤妻良母。可今天，当你不期而遇、偶然重逢了长别二十三年的初恋情郎后，不由得心旌飘摇、神情恍惚、难以自恃了。

你缓缓转过身来，对着阳光斜映的大玻璃窗，抬手抚弄脸腮。仔细端详着自己身段、容貌、装束、打扮……窃喜自己虽已是年过四十的女人，但确还有着妙龄少女的妩媚娇态。尽管作为人妻、人母，二十年来拖累于家务操劳，且还要日日练琴，追求事业上的精进，不可能对女性身躯刻意保养、珍惜，感谢父母赐予、上天惠施，你发现自己的体态依旧一如当年苗条；容貌仍然一如往昔娇美；额头上平滑、鱼尾纹浅浅；细细的弯眉、长长的眼睫、亮亮的星眸、红红的双唇，在细嫩、白皙鹅蛋型的脸庞上，显衬得愈加妩媚、迷人。许